

美國侵入 澳大利亞

魯佩特·洛克伍德著



3742

美國侵入澳大利亞

魯佩特·洛克伍德著

杜江譯

世界知識社

一九五五年 北京

AMERICA INVADES AUSTRALIA

Current Book Distributors
Sydney, 1954

根據澳大利亞現代書店一九五四年英文版譯出

美國侵入澳大利亞

(澳)魯佩特·洛克伍德著

杜江譯

*

世界知識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453·787×1092 1/32·3 $\frac{5}{8}$ 印張·75,000字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2,000 定價：(6)0.33元

定價 0.33 元

目 錄

原出版者說明	1
政府批准的私掠船	2
日益擴大的美元陰影	7
摩根家族	16
洛克菲勒帝國	25
庫恩—羅比的最後事業	42
梅隆更喜歡機關槍	47
杜邦的炸藥王朝	57
芝加哥財團支持犯罪	68
克利夫蘭的大使	76
波士頓的人們捷足先登	83
福特的財富和神話	87
哈里曼的手	101
形形色色的基金會	104
原出版者附記	110

原出版者說明

這本書在出版前就已經出名了。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日，女王法律顧問溫戴爾先生在彼得羅夫問題皇家委員會^①上，詢問魯佩特·洛克伍德是否曾經用打字機打過一本書的材料，這本書是關於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勢力侵入澳大利亞的。洛克伍德先生回答說，他曾經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其中有幾章存在“航海工人報”報社的辦公室裏。這些材料被找來送給彼得羅夫問題皇家委員會。因此，這本書在還沒有人閱讀過以前，甚至還沒有拿去出版以前，就成為新聞了。這些材料是洛克伍德先生在彼得羅夫問題皇家委員會開始工作以前就寫好了的。現在，這個重要的材料既然已經在一個“皇家委員會”上提出過，並且在全世界的報紙上提到過，那麼就適宜於把它出版，獻給澳大利亞人民了。

① 彼得羅夫是一九五四年四月從蘇聯駐澳大利亞大使館逃走的、用偽造簽字的方法侵吞了巨額公款刑事犯。他原是蘇聯大使館的三等秘書。澳大利亞的孟席斯政府窩藏了這個刑事犯，把他硬說成是“政治逃亡者”、一個“間諜中心的領導人”，並且利用他發動了大規模的反蘇誹謗宣傳。彼得羅夫問題皇家委員會就是孟席斯政府設立來擴大這種誹謗宣傳的機構。在這個委員會上曾提出一些故意弄得很神秘的“文件”，作為誹謗蘇聯的“証據”，其中之一就是用英文字母“J”為代號的據說是澳大利亞“論壇”周報國際問題欄主編洛克伍德交給蘇聯大使館的“情報”。在洛克伍德揭穿了這個笨拙的捏造後，那個委員會被迫決定在一九五五年一月撤銷對洛克伍德的“控訴”。

——譯者

政府批准的私掠船

一八一二年十一月，外表像樣的美國私掠船“霍尔卡号”看到了英國的兩桅帆船“伊穆号”，這艘英國帆船正乘風破浪駛往剛開闢不久的澳大利亞殖民地。“霍尔卡号”由一百三十七名驍悍的水手操作着，它已露出十八個砲口準備作戰了。

在范狄門之地^①那邊，住着不愉快的殖民官員們，他們在不久以後要完成後來希特勒所沒有做到的完全消滅一個民族(他們的對象是不幸的塔斯曼尼亞的土著)的任務；在那裏，還住着一些罪犯和警衛軍士，捕鯨魚和捕海豹的冒險家們，以及幾家從事農業和做生意的人。哈巴特城的許多人都不耐煩地等待着“伊穆号”的到達。“伊穆号”上載有女罪犯。不列顛帝國的統治者把這些女罪犯分派給“對蹠之地”^②的人們作奴隸，這些女罪犯的船費和她們所吃的醃肉的錢都是從羅茲却爾德或巴林^③之類的人那裏借來的。“范狄門之地”上很少看到女人的微笑，也很少人有妻子。男罪犯們假裝已經悔過，他們又具有強健的身體，並且表示願意用他們的強健身體從事長時間的勞動，這種因素都將很

① 即塔斯曼尼亞。荷蘭曾經為了紀念荷蘭海軍軍官范狄門發現此島，命名此島為“范狄門之地”。——譯者

② 澳洲在南半球，故稱為“對蹠之地”。——譯者

③ 羅茲却爾德和巴林都是當時的英國大資本家。——譯者

快地使“伊穆号”上的女罪犯走進罪犯們建造的教堂舉行婚禮。

“霍尔卡号”作好戰鬥準備，向“伊穆号”開火了。指揮“伊穆号”的英國海軍上尉下令船上的二十二名水手——他們都是具有納爾遜^①性格的人物——操作起六門砲。

儘管英國海軍中充滿着納爾遜的精神，但是二十二人中有二十人決定，他們不願意在一次無希望和不光榮的衝突中被燒死和淹死。美國佬可以把女人帶去。這些女人無疑地也不願沉入海底，而寧願不參加那種用原始的“召喚女郎”方式安排的婚禮。

失望的海軍上尉把“伊穆号”的文件丟到海裏去，向新大陸的新興國家投降，這個新興國家的政府批准私掠船去劫掠英帝國的財物。

美國人把“伊穆号”、女人和一切都帶到聖文森特去了。

* * *

差不多一個半世紀以後，澳大利亞的政客領袖們似乎比“伊穆号”的人員更缺乏意志來抵抗那些得到他們政府批准的美國劫掠者的掠奪。自由黨、工黨和鄉村黨的政客們，經濟學家們以及一些報紙，都鼓勵、幫助或者甚至乞求美國資本侵入澳大利亞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主要部門。澳大利亞廣播委員會在一九五三年舉行的一次音樂會上，曾經先奏美國國歌而後才奏英國國歌，那可能是由於“誤會”，但是孟席斯政府從同英國的傳統聯盟，轉為通過美、澳、新三國“安全條約”而同美國公開締結聯盟，這並不是由於什麼誤會。在澳大利亞，受美元支配的情形已達到這種

① 英國十九世紀海軍名將。——譯者

程度，以致澳大利亞政府竟會把它自己的關於煽動的法律都置之不顧——而這種法律是把任何想剝奪“不列顛女王陛下”對自治領的主權和對武裝部隊的控制權的企圖，都當作嚴重的罪行的。

美、澳、新“安全條約”破壞了澳大利亞的主權，最少它也使英國對澳大利亞武裝部隊的控制成為一個疑問。許多年以前，澳大利亞政治家們已經意識到澳大利亞本國的資本日益增長的力量，並根據威斯敏斯特法令，取得了這樣的權利：如果澳大利亞人民投票要脫離，就可以脫離不列顛帝國。今天澳大利亞同美國締結的聯盟和協定都不允許它這麼簡單地脫離。

澳大利亞政府是同這樣一個美國政府簽訂了這些聯盟和協定的：這個政府代表以摩根、洛克菲勒、庫恩—羅比、梅隆和杜邦等家族為首的壓倒一切的財團，更不必提那些新興的地方性的芝加哥、克利夫蘭和波士頓財團了。所有這些金融和工業壟斷資本在澳大利亞都有投資；就它們的性質來說，它們都是澳大利亞經濟獨立的敵人，也是英國在聯邦國家中的有決定意義的投資的敵人。所有這些壟斷資本對於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就進行打擊——如果做得到的話。

在八大豪門和較小的壟斷集團和家族的統治下，美國的文化陷入墮落的深淵。但是今天澳大利亞青年和許多成年人的主要讀物却是來自美國的。犯罪已經增加到極端驚人的程度，但是美國的警察手段正越來越多地傳授給澳大利亞負責社會治安的當局，而且滋生美國罪行的一些來源——好萊塢盜匪影片、恐怖連環畫、連載小說，以及更具有破壞性的歇斯底里的美國戰爭宣傳等，正像越漲越高的洪水一樣衝進來。

美國勞工鬥爭的任何記錄都可以證明，八大豪門是工會運動不共戴天的殘酷敵人。他們在華盛頓的院外集團發動提出了一個又一個法案來摧毀勞工的權利。但是這並沒有妨礙美國大使館的一個“勞工參贊”坐在澳大利亞工會理事會的代表大會的主席台上，而且後來還因為通過的決議不符合美國的冷戰政策而責罵某些代表。受政府津貼的美國極右翼工會的領袖們跑到這裏來向澳大利亞工人演講；極右翼的澳大利亞工會領袖們去美國的旅費和食宿費用都有人替他們付，以使他們能擴大傳播美國的思想。

在澳大利亞的美國企業主們，要求申請職業的人填寫需要答覆許多問題的表格，這種表格是編製歷史背景材料和黑名單的基礎。如果填寫得不合他們的心意，他們另有他們自己的辦法去查對。由芝加哥的麥考密克家族（他們反英、反澳大利亞）和芝加哥其他金融界人物控制的國際收割機公司，通過它的代理商填寫的表格，收集了關於購買機械的澳大利亞農場經營者的最充分的情報。一個美國外交機構替華盛頓的美國商業部收集關於澳大利亞商行的詳細情況。

美國情報機關享有利用澳大利亞情報機關所收集的情報的便利。但是，一個澳大利亞航空公司的職員在得到澳大利亞保安警察的批准從而取得美國簽證以後，到了檀香山却發現美國移民當局另有一套材料，說明他曾在1944年有過一些進步的活動，因而就必須被禁閉起來以待驅逐出境。

美國的那種實際是官方政策的名為麥卡錫主義的政治迫害手段，反映在澳大利亞的全部生活中。凡是聯邦調查局認為不能接受的澳大利亞公民，都成為管理政府公務員

以及文化和商業職位的負責人認為不能接受的人。任何人如果同曾在斯大林格勒拯救了全世界的這個國家的人民的代表有聯繫，就可能被看做是一個“間諜”或者“對安全有危險的人”，而同唯一曾經用原子彈消滅過人民或者威脅要再投原子彈的政權的代表有聯繫的人，都自命為愛國者。

政治界、教育界和工業界中的政治迫害行為，無論是在華盛頓、巴黎或是在悉尼進行，都得到美國大托辣斯的物質的和財政的支持。美元現在正把它的醜惡的烙印打在澳大利亞的身上，正像它曾打在一切還沒有找到爭取解放的社會途徑的國家的身上一樣。

日益擴大的美元陰影

澳大利亞公民從誕生到埋葬（或者是化為原子，假如美國俯衝轟炸機能為所欲為的話），都受到美元投資的影響。

新娘和新郎在離開教堂聖壇或者婚姻註冊處時，可能會受到政客們所喊的“增加人口，不然就是滅亡”的話的影響，而決心養育大羣兒女，也可能決心接受絕望的新馬爾薩斯學說，這種學說是在一個告訴農民少種小麥和不生小孩的社會裏提出來的。無論是下哪一種決心，他們都要受到美元招牌的影響。

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將軍是約翰遜公司的董事長，曾經得過“人類關係”獎章，戰時曾在美國軍械和軍事生產部門任職，他在澳大利亞設有分公司，替那些想為廣闊土地繁殖人口的人製造嬰孩爽身粉和嬰孩用的肥皂，並且替那些不願繁殖人口的人製造避孕用具。

嬰孩在沒有長大到能吃吉洛格公司的玉米片^①，或者“美國星期日耶穌再來論者”的產品“威特比克斯”牌和“山布蘭”牌餅乾之前，他的食物不是英國、澳大利亞的就是美國的產品。詹森公司和加利福尼亞凱撒生產公司供應嬰孩衣服。尿布可以用潘迪克斯公司、胡佛公司的洗衣機或由使用美國牌子的“澳大利亞”洗衣機來洗。如果是無所謂的

① 用玉米製成的薄片的美國食品。——譯者

父母，那麼小孩的玩具就會是得克薩斯式的六响手槍，畫着美國陸軍軍徽的坦克和吉普車，死光槍，能投擲小型原子彈的飛機模型，星際旅行的服裝以及“蹦蹦”卡錫蒂^①的服裝。小孩在沒有上學以前就受到洪水般的關於戰爭、恐怖和性的連環畫的灌輸了。

美國的手法已經侵入教室，同時在教室外面還繼續進行精神襲擊。電影院週末給兒童放映的影片，五部中就有四部是好萊塢出品的關於性、犯罪和美國西部的片子；那第五部影片有時還是好萊塢的影片公司設在其他國家的企業的出品。最可能的情况是那個電影院屬於二十世紀福克斯影片公司的，即使碰巧那個電影院是屬於第二大的“大聯合”系統的話，那麼好萊塢資本也佔有很大的勢力。糖果錢的相當大部分被送到芝加哥的賴萊公司和紐約徹斯特港的救生公司去。目前在澳大利亞消費量最大的無酒精飲料“可口可樂”，據說會腐蝕去牙齒的法瑯質，但是今天的牙科醫院已經提供了最現代化的美國製的銼牙機械和椅子。

雖然食品的原料都必須取自澳大利亞的家畜、樹木、田野和海洋，但是加工和包裝工作正轉移到美國公司的手裏去。芝加哥的全國乳品公司在它設在澳大利亞的工廠裏製造出克拉夫特牌乾酪。我們可以在馬克薩姆乾酪的後面，找到芝加哥的斯威夫特公司的資本。洛克菲勒的波登公司、康乃馨公司以及其他總部設在美國的公司加工了相當大量的牛奶，而現在奈斯爾公司的產品已經帶有一點美元的味道了。海恩茨公司已把它的五十七種貨品放在貨架上。芝加哥四大屠宰公司都到了澳大利亞。斯威夫特公司

① 美國連環畫中的一個人物。——譯者

的肉無論是新鮮的還是罐頭的，都貼上了斯威夫特公司或李畢公司的商標。“聖他·格特魯蒂斯”的牛羣已經從得克薩斯州的金恩牧場進入澳大利亞了，洛克菲勒—摩根的美國熔煉公司正對我們的牛肉發生興趣。加工的肉是在美國的切肉機上切的，並且是在多勒多公司的秤上稱的。水果是在美國的除杏核和除桃核的機器上切開裝進罐頭的。

美國的洗盤器以及和麵器減輕了家庭的勞動，但是却增加了按期付款的負擔。通用電氣公司、威斯汀豪斯電氣公司、克羅斯萊公司、克爾文納托爾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的冷藏器材部供應了家庭和商店用的多數電冰箱，不管這些電冰箱上面寫的是什麼牌子。

青年們臉上的第一批鬍子是用美國的“吉勒特”、“克拉克布”、“七點鐘”等牌子或其他牌子的剃刀片刮下的，而且還用了棕欖牌或英格拉姆牌的剃鬍子膏。當一個女孩子到了要購買緊身衣的年齡時，這些衣服很少不是美國的分公司或使用美國牌子製造的。化粧品業主要是掌握在考爾蓋特—巴莫利夫、海倫娜·魯賓斯坦、梅克絲·法克特、蓬茲、諾丹姆·華倫、克里斯蒂和它們的朋友的手裏。

戈蒂香水曾經一度完全是法國的產品，現在已經有很濃厚的華爾街氣味了。

年青人和老年人所吸的煙捲或煙斗，都幫助了多麗絲·杜克出錢供養一個新的丈夫。他們或者喝着用克爾文納托爾公司的電冰箱冷藏的啤酒（克爾文納托爾的電冰箱常用一個澳大利亞冷藏公司的招牌），這些啤酒是從鄧普萊特產品公司的酒龍頭流出來的，而使用這些龍頭都要向底特律的鄧普萊特產品公司繳納租金。

對於澳大利亞使用汽車的人，最受歡迎的汽車是“純澳

大利亞的”豪尔登牌，製造这种牌子汽車的通用汽車—豪尔登股份有限公司，是由紐約的通用汽車公司控制的。為了表示澳大利亞資本和美國資本的“合作”，在最近的四百零一万零六百三十五澳鎊的利潤中，分給澳大利亞少數股東的是三万三千六百九十六澳鎊，而分給美國股東的是三百九十七万六千九百三十九澳鎊。居於豪尔登牌之下的是福特牌，而克萊斯勒—道奇可能不久要与英國的摩里斯—奧斯汀集團競爭而奪取第三位和第四位。

美國資本已經使製造、售賣、修理和調換汽車、卡車和零件成為澳大利亞第二大企業，在共約二百六十万名勞工總數中，这种企業直接僱用的有二十万名，間接僱用的又有二十万名。有些澳大利亞的車主更喜欢用英國汽油而購買殼牌汽油——他們蒙然还不知道殼牌汽油公司的很大部分股票已經作為證券被鎖在華爾街摩根公司的保險櫃裏了，也不知道摩根正握有在荷蘭的皇家荷蘭殼牌公司的債券，也不知道英國殼牌公司的董事會中也有美國董事。流出汽油的唧筒現在是在澳大利亞製造的，即由吉尔伯特—巴克公司（它是最大的石油公司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的一個分公司）製造的，另有些唧筒是由克尔文納托尔公司為印第安納州威茵堡的威茵唧筒公司定做的。

售賣美國貨所得的數以百万鎊計的款項，是在美國全國現金出納机公司的現金出納机上計算的；所得利潤的總和和轉兌為美元的總數，是用紐約國際商用机器公司的計算机計算的；賬單和信件是在萊明頓牌、皇家牌或安德伍德牌打字机的字鍵上打下來的；耶魯牌的鎖保護着收入的現款。

郵政局是由政府經營的，但是製造電話机的工作却交

給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以及它的分公司和聯營企業。電車軌道和鐵路軌道也是屬於政府的，但是它們必須用布萊克—德克爾公司的手提式電氣工具來保養，而車輛必須由威斯汀豪斯公司的信號器和制動器來控制。聯邦政府本身也同在新幾內亞和澳大利亞的美國公司合夥做生意。

藥店裏售賣的多數藥品都來自美國。公立醫院要由美國的專家來督察，這些醫院都採用通用電氣公司或者柯達公司的愛克斯光設備，以及約翰遜公司的外科用包紮用品。

多數建築住宅的人和農場經營者都以為，賽克隆牌的門板和籬柵就像白楊樹一樣是澳大利亞的產品，但是澳大利亞的賽克隆公司却是同龐大的美國鋼鐵公司的賽克隆籬柵部有聯系的公司。貧民窟家庭的簡陋牆上所刷的刷牆粉可能是在澳大利亞最老的城市巴拉馬塔製造的，但是它是芝加哥范布倫街威斯科水漆公司的專利品。能擦去工廠窗上污物的“良友”去污粉所賺的利潤，都歸於紐約白特雷里十七號的良友公司。

布洛根希爾投資公司嚴守着它的鋼鐵壟斷權，但是它在澳大利亞里姆地方却不得不和美國伯利恆的伯利恆鋼鐵公司合夥。

第二個最大的壟斷資本殖民地煉糖公司，同約翰斯—曼維爾公司的結婚多次的湯米·曼維爾合夥經營建築材料，同赫古勒斯火藥公司合夥經營化學品企業。澳大利亞的另一壟斷寡頭澳大利亞聯合工業公司的伍·傑·史密斯先生在美國批准的名單中被列到那麼高的地位，以致他在取得“可口可樂”裝瓶特權之後，又被允許從奧克里治取得放射性的鈷。

曾經一度是包給澳大利亞公司和英國公司的巨大建築

計劃，現在已改包給這些公司：傑·亨利·凱塞公司；剛剛在法屬摩洛哥和其他地方建築了原子轟炸機基地的愛達荷州的摩里遜—努遜公司；紐約的雷蒙德混凝土打樁公司，這個公司專門在太平洋建築空軍基地並取得了在佛朗哥西班牙建築美國戰爭基地的鉅額包工合同；猶他州的猶他建築公司，這個公司在一九五〇年六月戰爭未爆發前在南朝鮮有過進行繁重準備工作的經驗；紐約的麥里特—查普曼和斯科特公司。澳大利亞的建築公司只是有時獲准充當小夥計。

美國人在澳大利亞只擁有少數的製鞋工廠，但是卻取得了多數的利潤，這是通過波士頓的聯合製鞋機器公司收取使用租賃費而達到的，這個公司是澳大利亞百分之九十的製鞋機器的所有者。

美元資本通過芝加哥的日光公司滲入澳大利亞經濟的主要基礎剪羊毛業，這個公司的剪羊毛機器是在它的附屬公司庫柏機械公司生產的。

對於來到勞工市場上的澳大利亞人來說，在成千種美國的企業中都有（或常有）工作等待着。首先，他們必須填寫美國式的就業表——父親、母親、祖父和離婚了的配偶的名字（有一個表上寫道：“如果已婚，你是否和你的妻子住在一起？”）以及需要養活的共有幾口人——以便估計他們會抵抗還是屈從。給應徵波坦尼灣德士古煉油廠工作的包工的登記表上有一項問“什麼種族或膚色？”但是由於三K黨還沒有組織起來，這個表就收回去了。

澳大利亞人在哪裏能夠逃避美國的影響和侵入呢？大學生們是在洛克菲勒、福特或者卡尼基捐贈的教室或實驗室裏學習的；許多大學生得到孟山都化學公司的獎學金，或